

點校說明

《開天傳信記》一卷，唐鄭綮撰。本書記載開元、天寶間遺聞佚事三十餘條，故名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題作《開元傳信記》，失作者著書之旨，顯誤。

鄭綮，字蘊武，排行五，滎陽（今屬河南）人。登進士第，歷監察御史、倉部員外郎、戶部員外郎、吏部員外郎。《開天傳信記》，即作于吏部員外郎任上。後又任金、刑、右司郎中，出爲廬州刺史。王徽爲御史中丞，奏薦綮爲兵部郎中、知臺雜，遷給事中，轉右散騎常侍。昭宗於乾寧元年擢其爲禮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綮自知難符衆望，自求引退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光化二年（八九九）卒。綮善詩，自云「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」，詩多刺時侮劇，語多俳諧，好用歇後句，時人共號「鄭五歇後體」。今傳詩僅四首，生平事迹見兩《唐書》本傳。

《開天傳信記》被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、《崇文總目》、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諸官私書目著錄如「雜史」類，所記內容爲開元、天寶時事，舉凡朝廷政事、宮掖秘事、社會風情、世態習尚、文學音樂等，無不載述，或可補史載之缺失，如「開元初上-73-勵精理道」條，敘述開元盛世之繁榮景象，較正史尤爲概括；「上於諸王友愛特甚」條，敘述唐玄宗與諸王友愛情事，生動真切，後被王讜採入《唐語林》中，劉昫著《舊唐書》，亦

以之採入《睿宗諸子傳》裏。鄭綮記事亦有失實處，如「上於藩邸」條，四庫館臣根據《舊唐書·王琚傳》王琚選補主簿時乘機進說除太平公主事，又據韋氏稱制，王琚正亡命江都之事，指出：「所記恐非事實，宜爲《通鑑》之所不取。」此外，如「羅公遠多秘術」、「夢遊月宮」、「道士葉法善」、「上見嶽神」諸條，則語涉怪誕，未可傳信。

此書有多種版本，現以丁卯武進陶氏刊行《百川學海》本作底本，參校以南京圖書館藏八千卷樓藏明覆宋本《百川學海》本（簡稱《八千卷》本）、《唐代叢書》本（簡稱《唐代》本）、《歷代小史》本（簡稱《小史》本）、《說庫》本、《說郛》宛委山堂本（簡稱《說宛》本）、《古今說部叢書》本（簡稱《古今說部》本）。王讜《唐語林》、《太平廣記》引錄本書不少條目，今據以校補。《說庫》本錄本書，其中有六條：「平賊同日」、「三聖子皆登帝位」、「相有二親」、「三代爲相」、「三拜中書」、「三十二年居相位」，不載於《百川學海》本，其他諸本亦無，所述之事大都非開元、天寶事迹，有悖鄭綮之著書宗旨，故本書不予輯錄，特此說明。

點校者 二〇〇八年六月-74-

開天傳信記序

余何爲者也？累參臺郎，思勤墳典，用自修勵。竊以國朝故事，莫盛於開元、天寶之際。服膺簡策，管窺王業，參於聞聽，或有闕焉。承平之盛，不可殞墜。輒因簿領之暇，^{〔一〕}搜求遺逸，傳於必信，名曰《開天傳信記》。斗筭微器，周鼎不節之咎，何已遐乎？好事者觀其志，寬其愚，是其心也。

〔一〕「簿領」原作「步領」，今據《全唐文》卷四〇八改。周中孚《鄭堂讀書記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引錄本序，亦作「簿領」。-75-

目 錄

點校說明	1
開天傳信記序	3
開天傳信記	7
附 錄	21
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上	21
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	21
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四八	21
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四	21
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	22
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六	22
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八	23

開天傳信記

1 上於藩邸時，每戲遊城南韋、杜之間。因逐狡兔，意樂忘返，與其徒十數人，^{〔一〕}饑倦甚，^{〔二〕}休息於封部大樹下。^{〔三〕}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，家貧，止於村妻、一驢而已。上坐未久，書生殺驢拔蒜備饌，酒肉霑霑。上顧而奇之，及與語，磊落不凡，問其姓名，乃王琚也。^{〔四〕}自是上每遊韋杜間，必過琚家，琚所諮議合意，益親善焉。及韋氏專制，上憂甚，獨密言於琚，曰：「亂則殺之，又何疑也？」上遂納琚之謀，戡定禍難。累拜爲中書侍郎，實預配享焉。

2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，常思作長枕大被，^{〔五〕}與諸王同起卧。諸王有疾，上輒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形憂於色。左右或開諭進食，上曰：「弟兄，吾手足也。手足不理，吾身廢矣，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？」上於東都起五王宅，於上都製花萼相輝之樓，蓋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。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，或講經義、論理道，間以毬獵蒲博、賦詩飲食，歡笑戲謔，未常惰怠。近古帝王

〔一〕「人」原作「一」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王讜《唐語林》卷四、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九四「王琚」條改。

〔二〕「饑」原作「飲」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王讜《唐語林》卷四、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九四改。

〔三〕「封部」《唐代》本、王讜《唐語林》卷四、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九四作「村中」。-77-

〔四〕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四二《開元傳信記》提要云：「其紀明皇戲游城南，王琚延過其家，謀誅韋氏一條，據《唐書·琚傳》，乃琚選補主簿，過謝太子，乘機進說，以除太平公主，並無先過琚家之事。司馬光作《通鑑》，亦不從是書，惟《新唐書》兼採之。然韋氏稱制時，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，安得復卜居韋、杜？蔡所記恐非事實，宜爲《通鑑》所不取。」

〔五〕原無「大被」二字，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一引本書作「常思作長枕大被」，今據補。按《舊唐書·睿宗諸子傳》：「玄宗嘗製一大被長枕，將與成器等共中友悌之好。」-78-

友愛之道，無與比也。

3 開元初，上勵精理道，鏟革訛弊，不六七年，天下大治，河清海晏，^{〔一〕}物殷俗阜。安西諸國，悉平爲郡縣。自開遠門西行，亘地萬餘里，入河、隍之賦稅，滿右藏，東納河北諸道租庸，充滿左藏。^{〔二〕}財物山積，不可勝較。四方豐稔，百姓殷富，管戶一千餘萬，米一斗三四文，丁壯之人，不識兵器。路不拾遺，行者不囊糧。奇瑞疊應，^{〔三〕}重譯麇至，^{〔四〕}人情欣欣然，感登岱告成之事。上猶惕厲不已，爲讓者數四焉。是時，劉晏年八歲，獻《東封書》。上覽而奇之，命宰相出題，就中書試驗。張說、源乾曜等咸寵薦。^{〔五〕}上以晏間生秀妙，引宴於內殿，縱六宮觀看。貴妃坐晏於膝上，親爲晏畫眉總髻髻。宮中人投果遺花者，不可勝數也。尋拜晏祕書省正字。

4 開元初，山東大蝗。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，埋之。上曰：「蝗，天災也，誠由不德而致焉。卿請捕蝗，得無違天而傷義乎？」^{〔六〕}元崇進曰：「臣聞《大田》詩曰：『秉畀炎火』者，捕蝗之術也。古人之於前，陛下用之於後，古人之，所以安農，陛下行之，^{〔七〕}所以除害。臣聞安農，非傷義也，農安則物豐，除害則人豐樂，興農去害，有國之大事也，幸陛下熟思之。」上喜曰：「事既師古，用可救時，是朕心也。」遂行之。時中外咸以爲不可，上謂左右曰：「吾與賢相討

〔一〕「海晏」原作「海宴」，今據《八千卷》本、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三引文改。

〔二〕原作「左右藏庫」，今據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三引文補。

〔三〕「奇瑞」原作「其瑞」，今據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三引文改。

〔四〕「重譯」原作「重驛」，今據《說苑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、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三引文改。

〔五〕「咸寵薦」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三引作「咸相感慰薦」。⁻⁷⁹⁻

〔六〕原無「天」字，今據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三引文補。

〔七〕《八千卷》本作「陛下用之」。

論已定，捕蝗之事，敢議者死！」是歲所司結奏，捕蝗蟲凡百餘萬石，^{〔一〕}時無飢饉，天下賴焉。

〔一〕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引文作「捕蝗十分去四」。

5 上將登封太山，益州進白驃至，潔朗豐潤，權奇偉異，上遂親乘之。柔習安便，不知登降之倦。^{〔二〕}告成禮畢，復乘而下。纔下山坳，休息未久，而有司言白驃無疾而殞。上歎異~~-80-~~之，謚曰「白驃將軍」，命有司具槽櫝，疊石爲墓，在封禪壇北一里餘，^{〔三〕}于今存焉。

〔二〕「登降之倦」《唐代》本作「登降之勞也」。

〔三〕「一里餘」《唐代》本作「數里」。

6 車駕次華陰，上見嶽神數里迎謁。上問左右，左右莫之見。^{〔四〕}遂詔諸巫問神安在，獨老巫阿馬婆奏云：「三郎，在路左，朱髮紫衣，迎候陛下。」上顧笑之，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。上至廟，見神褰韃，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，又召阿馬婆問之，對如上見。上加敬禮，命阿馬婆致意，而旋降詔先諸嶽，封爲金天王，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。其碑高五十餘尺，闊丈餘，厚四五尺，天下碑莫比也。其陰刻扈從太子、王公以下百官名氏。製作壯麗，鐫刻精巧，^{〔五〕}無倫比焉。

〔四〕原無「左右」二字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八三補。-81-

〔五〕「巧」上三字原無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八三補。

7 上爲皇孫時，風表瓌異，神彩英邁，嘗於朝堂叱武攸暨曰：「朝堂，我家朝堂，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？」則天聞而驚異之，再三顧曰：「此兒氣概不常，^{〔六〕}終當爲吾家太平天子也。」

〔六〕原無「不常」二字，今據《說苑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補。

8 西涼州俗好音樂，製新曲曰《涼州》，開

元中列上獻。上召諸王便殿同觀。曲終，諸王賀，舞蹈稱善，獨寧王不拜。上顧問之，寧王進曰：「此曲雖嘉，臣有聞焉，夫音者，始於宮，散於商，成於角、徵、羽，莫不根柢囊橐於宮、商也。」^{〔一〕}斯曲也，宮離而少徵，^{〔二〕}商亂而加暴。臣聞宮，君也；商，臣也。宮不勝則君勢卑，^{〔三〕}商有餘則臣事僭，卑則畏下，^{〔四〕}僭則犯上。發於忽微，^{〔五〕}形於音聲，播於歌詠，見之於人事。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，悖逼之患，^{〔六〕}莫不兆於斯曲也。」上聞之默然。及安史作亂，華夏鼎沸，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。 -82-

〔一〕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二〇四作「根蒂而襲於宮商」。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作「根柢囊橐於宮商也」。

〔二〕「宮離」《說苑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、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作「宮離」。

〔三〕「君」原作「商」，今據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二〇四改。

〔四〕「畏」原作「逼」，今據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改。

〔五〕「忽微」《說苑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作「隱微」。

〔六〕《唐代》本作「悖逆之患」，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作「悖亂之患」。

〔七〕《唐代》本作「乃令旁山鑿石爲月河」。

9 天寶中，上以三河道險束，漕運艱難，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，^{〔七〕}以避湍急，名曰天寶河。歲省運夫五十萬，久無覆溺淹滯之患，天下稱之。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，闊四五丈，深三四丈，皆鑿堅石。匠人於石得古鐵鑠，長三尺餘，上有「平陸」二字，皆篆文也。上異之，藏於內庫。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，旌其事也。 -83-

〔八〕「勤政樓」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載此事作「五鳳樓」，鐵易《南部新書》甲載此事作「花萼樓」。

〔九〕「填咽」《說苑》本、王彥《唐語林》本作「填喧」。

10 上御勤政樓大酺，^{〔八〕}縱士庶觀看。百戲競作，人物填咽。^{〔九〕}金吾衛士白棒雨下，不能制止。上患之，謂力士曰：「吾以海內豐稔，四方無事，故盛爲宴樂，與百姓同歡，不知下人喧亂如此，汝何方止之？」力士曰：「臣不能也。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，以臣所見，必有可觀。」上從之。安之到，則周行廣場，以手板畫地示衆

曰：「犯此者死！」^{〔一〕}以是終五日酺宴，^{〔二〕}咸指其地畫曰「嚴公界境」，無一人敢犯者。

11 蘇瓌初未知頌，常處頌於馬廐中，與傭僕雜作。一日，有客詣瓌，候於廳所，頌擁篲趨庭，遺墜文書。客取視之，乃詠崑崙奴詩也。其詞曰：「指頭十挺墨，^{〔三〕}耳朶兩張匙。^{〔四〕}」客心異之。而瓌出，與客淹留。客笑語之餘，因詠其詩，並言形貌，問：「何人？非足下宗族庶孽耶？」瓌備言其事，客驚賀之，請瓌加禮收舉，^{〔五〕}必蘇氏之令子也。瓌自是稍稍親之。適有人獻瓌兔，懸於廊廡間。瓌乃召頌詠之，立呈詩曰：「兔子死闌彈，持來掛竹竿。試將明鏡照，^{〔六〕}何異月中看。」瓌大驚奇，驟加禮敬。頌由是學問日新，文章蓋代。及上平內難，一夕間制詔絡繹，無非頌出，代稱「小許公」也。

12 上封太山回，車駕次上黨。路之父老，負擔壺漿，遠近迎謁。上皆親加存問，受其獻饋，錫賚有差。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，上悉賜酒食，與之話舊。故過村部，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，加吊恤之。父老忻然，莫不瞻戴叩乞駐留焉。及車駕過金橋，^{〔七〕}橋在潞州，^{〔八〕}御路繁轉，上見數十里間，旌纛鮮潔，羽衛整肅，顧謂左右曰：「張說言『勒兵三十萬，旌旗千里間。陝右上黨，至于太原。』（見《后土碑》）真才子也。」左右皆稱萬歲。上遂詔吳道玄、韋無忝、陳閔，令同製

〔一〕王諱《唐語林》卷一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六四作「踰此者必死」。⁻⁸⁴⁻

〔二〕「終五日」《資治通鑑》作「盡三日」。王諱《唐語林》作「終日」。

〔三〕王諱《唐語林》卷三作「指如十挺墨」。

〔四〕王諱《唐語林》卷三作「耳似兩張匙」。

〔五〕原無此十一字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王諱《唐語林》卷三補。

〔六〕「照」原作「召」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八千卷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改。⁻⁸⁵⁻

〔七〕原作「及車金橋」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王諱《唐語林》卷四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一二補。

〔八〕原無此注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王諱《唐語林》卷四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一二補。

〔一〕原作「雁鳥」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唐語林》、《太平廣記》改。

〔二〕《唐語林》作「熊猿豬雞之類」。
-86-

《金橋圖》。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，陳閔主之；橋梁、山水、車輿、人物、草樹、鷹鳥、〔一〕器仗、帷幕，吳道玄主之；狗馬、騾驢、牛羊、駱駝、貓猴、猪独四足之類，〔二〕韋無忝主之。圖成，時爲三絕焉。

〔三〕《全唐詩》卷三唐玄宗《幸蜀回至劍門》：「劍閣橫雲峻。」

13 上幸蜀回，車駕次劍門，門左右巖壁峭絕。上謂侍臣曰：「劍門天險若此，自古及今，敗亡相繼，豈非在德不在險耶？」因駐蹕題詩曰：「劍閣橫空峻，〔三〕鑾輿出守回。翠屏千仞合，丹障五丁開。灌木繁旗轉，仙雲拂馬來。乘時方在德，嗟爾勒銘才。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壁，今存焉。

〔四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五作「每事加異」。

14 賀知章祕書監，有高名，告老歸吳中，上嘉重之，每別優異焉。〔四〕知章將行，涕泣辭上。上曰：「何所欲？」知章曰：「臣有男未有定名，幸陛下賜之，歸爲鄉里榮。」上曰：「爲道之要莫若信，孚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順，卿子必信順之人也，宜名之曰孚。」知章再拜而受命。知章久而謂人曰：「上何謔我耶？我實吳人，〔五〕孚乃瓜下爲子，豈非呼我爲瓜子耶？」-87-

〔五〕原無「我」字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五補。

15 上嘗坐朝，以手指上下按其腹。朝退，高力士進曰：「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，豈非聖體小不安耶？」上曰：「非也。吾昨夜夢遊月宮，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，寥亮清越，殆非人間

所聞也。酣醉久之，合奏諸樂以送吾歸。其曲淒楚動人，杳杳在耳。吾回，以玉笛尋之，盡得之矣。坐朝之際，慮忽遺忘，故懷玉笛，時以手指上下尋，非不安。」力士再拜賀曰：「非常之事也。願陛下爲臣一奏之。」其聲寥寥然，不可名言也。力士又再拜，且請其名。上笑言曰：「此曲名《紫雲回》。」遂載于樂章。今太常刻石在焉。上封太山，進次滎陽旃然河上，見黑龍，命弧矢親射之。^{〔一〕}矢發，龍潛滅，自爾旃然伏流，于今百餘年矣。按旃然即濟水也，溢而爲滎，遂名旃然。《左傳》云：「楚師次于旃然。」^{〔二〕}是也。-88-

16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，有山崛起半瓮之狀，名曰「瓮肚峰」。上賞望，嘉其高迥，欲於峰腹大鑿「開元」二字，填以白石，令百餘里望見。諫官上言，乃止。

17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，^{〔三〕}白石篆文，正成「乘」字。識者解之云：「乘者，四十八，所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，及帝幸蜀之來歲，正四十八年，^{〔四〕}得寶之時，天下歌之曰：^{〔五〕}得寶耶，弘農耶，弘農耶，得寶耶！^{〔六〕}于今唱之得寶之年，遂改元爲天寶也。」^{〔七〕} -89-

18 上幸愛祿山爲子，^{〔八〕}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。祿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妃。^{〔九〕}上顧問：「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何在也？」祿山奏

〔一〕原無「親」字，今據王讜《唐語林》卷四、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二〇補。

〔二〕「次」原作「濟」，今據《古今說部》本、王讜《唐語林》卷四改。按《左傳·襄公》十八年：「遂涉潁，次于旃然。」

〔三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六作「唐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」。

〔四〕此二十一字原無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六補。

〔五〕「歌之」原作「言之」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六改。

〔六〕原作「得寶弘農得寶即」，不成文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六校補。

〔七〕原無「元爲」二字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六補。

〔八〕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三八作「玄宗幸愛安祿山，呼祿山爲子」。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五作「上愛幸安祿山，呼之爲兒」。

〔九〕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三八作「不幸玄宗而拜楊妃」。

曰：「胡家即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，故也。」上笑而捨之。祿山豐肥大腹，上嘗問曰：「此胡腹中何物？其大如是。」^{〔一〕}祿山尋聲應曰：「腹中更無他物，唯赤心爾。」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。 -90-

〔一〕王諱《唐語林》卷五作「此腹中何物而大」，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三八作「此胡腹中何物？其大乃爾」。按《新唐書·安祿山傳》：「胡腹中何有而大？」

19 一行將卒，留物一封，命弟子進於上。發而視之，乃蜀當歸也。上初不論，及幸蜀回，乃知微旨，深歎異之。

〔二〕「羅公遠」《太平廣記》卷七七作「羅思遠」，《新唐書·方伎傳》有《羅思遠》傳，敘事與此合。

〔三〕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七七作「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」。王諱《唐語林》卷五作「宮人每知上之所在也」。

〔四〕此十六字原無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七七補。王諱《唐語林》卷五作「百萬賜資，或臨之以死，公遠終不盡傳其術」。

〔五〕「埋棄之」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七七作「埋瘞之」。

20 羅公遠多祕術，^{〔二〕}最善隱形之法。上就公遠，雖傳受不肯盡其要。上每與同爲之，則隱沒，人不能知。若自試，或餘衣帶，或露樸頭腳，每被宮人知上所在。^{〔三〕}帝多方賜賚，或懼以死而求之，終不盡傳。^{〔四〕}上怒，命力士裹以油幘，置榨木下，壓殺而埋棄之。^{〔五〕}不旬日，有中使自蜀道回，逢公遠於路，乘驛而笑謂使者曰：「上之爲戲，一何虐耶？」 -91-

〔六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作「父母且疑且信」。

〔七〕原無「履」字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補。

〔八〕「觀焉」《小史》本、《說庫》本作「觀焉」。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作「往之」。

21 萬迴師，閬鄉人也。神用若不足，謂愚而癡，無所知。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。兄被戍役安西，音問隔絕。父母謂其誠死，日夕涕泣而憂思也。萬迴顧父感念甚，忽跪而言曰：「涕泣豈非憂兄耶？」父母且信然，^{〔六〕}萬迴曰：「詳思我兄所要者，衣裝、糗糧、巾履之屬，^{〔七〕}悉備之，某將覲焉。^{〔八〕}」忽一日朝賚所備，夕返其家，告父母曰：「兄平善矣。」發書視之，乃兄迹也，一家異之。弘農抵安西萬餘里，以其萬里而迴，故謂

之萬迴也。居常貌-92-如愚癡，忽有先覺異見，驚人神異也。上在藩邸，或遊行人間，萬迴於聚落街衢高聲曰：「天子來！」或曰：「聖人來！」其處信宿間，上必經過徘徊也。安樂公主，上之季妹也，附會韋氏，熱可炙手，道路懼焉。萬迴望其車騎，道唾曰：「血腥不可近也。」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。上知萬迴非常人，內出二宮人，日夕侍奉，特敕於集賢院圖形焉。

22 道士葉法善，精於符籙之術，上累拜爲鴻臚卿，優禮待焉。^{〔一〕}法善居玄真觀，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，解帶淹留，滿座思酒。忽有人叩門，云：「鞠秀才。」法善令人謂曰：「方有朝寮，未暇瞻晤，幸吾子異日見臨也。」語未畢，有一美措傲睨直入，^{〔二〕}年二十餘，肥白可觀，笑揖諸公，居末席，伉聲談論，援引古人，^{〔三〕}一席不測，恐聳觀之。良久暫起旋轉，法善謂諸公曰：「此子突入，語辯如此，豈非魑魅爲惑乎？試與諸公避之。^{〔四〕}」號生復-93-至，扼腕抵掌，論難鋒起，勢不可當。法善密以小劍擊之，隨手墜于階下，^{〔五〕}化爲瓶植，一座驚懼，遽視其所，乃盈瓶醴醕也。咸大笑，飲之，其味甚嘉。坐客醉而揖其瓶曰：「鞠生風味，不可忘也。」

〔一〕「待焉」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八作「特厚」。

〔二〕「美措」《說苑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作「秀才」，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八作「措大」。

〔三〕「古人」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八作「古今」。

〔四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八作「試與諸公取劍備之」。

〔五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八作「隨手喪元，墜于階下」。

23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，寬性好釋氏，師事普寂禪師，旦夕造謁焉。居一日，寬詣寂，寂曰：「有少事，未暇款語，且請遲回休憩也。」寬

〔一〕原作「禮語如是三」，有逸文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補。

〔二〕「談諧」原作「談諧」，今據《說苑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改。

〔三〕原無「公」字，今據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補。按張仁愿封韓國公，見新、舊《唐書》本傳，因韓非其姓，故當加公。

〔四〕「黑而加文」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、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六作「色黑而加大」。

〔五〕《說苑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作「為加寵焉」。王彥《唐語林》卷三作「深加勉慰」。

〔六〕原無「至」字，今據《八千卷》本、《說庫》本、《小史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補。

〔七〕原作「上所可引謁」，不成語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補、改。

乃屏賓從，止於空室。見寂絮滌正堂，焚香端坐。坐未久，忽聞扣門連聲云：「一行天師至。」一行入詣作禮，禮寂之足。禮訖，附耳密語，其貌絕恭。寂但顧云無不可者，語訖入禮，禮訖又語，如是者三。^{〔一〕}寂惟云：-94-「是，是！」一行語訖，降堦入南堂，自闔其扉。寂乃徐命弟子云：「遣聲鍾，一行和尚滅度矣。」左右疾走視之，一如其言。後寂滅度，寬復衰經。葬之日，徒步出城送之，甚為搢紳所譏也。寬子諶復為河南尹，素好談諧，^{〔二〕}多異筆。嘗有投牒，誤書紙背。請判云：「者畔似那畔，那畔似者畔，我不可辭與你判，笑殺門前著靴漢。」又有婦人投狀爭貓兒，狀云：「若是兒貓，即是兒貓；若不是兒貓，即不是兒貓。」諶大笑，判狀云：「貓兒不識主，旁我搨老鼠，兩家不須爭，將來與裴諶。」遂納其貓兒，爭者亦哂。

24 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，韓公常令祿山洗足。^{〔三〕}韓公脚下有黑點子，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。韓公顧笑曰：「黑子，吾貴相也，獨汝窺之，亦能有之乎？」祿山曰：「某賤人也，不幸兩足皆有，比將軍者黑而加文，^{〔四〕}竟不知是何祥也。」韓公奇而觀之，益親厚之，約為義兒，而加薦寵焉。^{〔五〕}-95-

25 無畏三藏自天竺至，^{〔六〕}所司引謁於玄宗，^{〔七〕}上見而敬信焉。上謂三藏曰：「師自遠而

來，困倦，欲於何方休息耶？」三藏進曰：「臣在天竺國時，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，願依止焉。」上可之。宣律禁誡堅苦，焚修精潔。三藏飲酒食肉，言行麤易，往往乘醉而喧，穢污綱席。宣律頗不甘心。^{〔一〕}忽中夜，宣律捫虱，將投于地，三藏半醉，連聲呼曰：「律師撲死佛子！」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，整衣作禮，投而師事之。宣律精苦之甚，常夜行道，臨塔墜墮，忽覺有人捧承其足。宣律顧視之，乃少年也。宣律遽問：「弟子何人，中夜在此？」少年曰：「某非常人，即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。護法之故，擁護和尚久矣。」宣律曰：「貧道修行，無事煩太子，太子威神自在，^{〔二〕}西域有可作佛事者，願太子致之。」⁻⁹⁶⁻太子曰：「某有佛牙，寶事雖久，頭目猶捨，敢不奉獻。」宣律求之，^{〔三〕}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。

〔一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作「宣律頗不能甘之」。

〔二〕原無「太子」二字，今據《說庫》本、《小史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補。

〔三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九二作「宣律得之」，義長。

26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，泠泠然新聲，雖太常梨園之能人，莫加也。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器，上造簋簠流蘇之屬，^{〔四〕}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，又鑄二金師子，作拏攫騰奮之狀，各重二百餘斤，以爲趺^{〔五〕}，其他綵繪縟麗，制作神妙，一時無比也。上幸蜀回京師，樂器多忘失，獨玉磬偶在。上顧之悽然，不忍置於前，促令送太常，^{〔六〕}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。^{〔七〕}⁻⁹⁷⁻

〔四〕「上造」《太平廣記》卷二〇四作「尚方造」，近是。

〔五〕原作「以扶」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二〇四改。

〔六〕「促令」《說苑》本、《古今說部》本作「遂命」。

〔七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二〇四作「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者，是也」。

27 上所幸美人，忽夢人邀去，縱酒密會，任飲盡而歸，歸輒流汗，倦怠忽忽。後因從容盡

白於上，上曰：「此必術人所爲也，汝若復往，但隨宜以物識之。」其夕熟寐，飄然又往。半醉，見石硯在前，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上，寤而具啓上。上乃潛以物色，令於諸宮觀求之。異日，於東明觀得其屏風，手文尚在，道士已遁矣。

28 安西衙將劉文樹，口辯，善奏對，上每嘉之。文樹髭生頤下，貌類猿猴。上令黃幡綽嘲之。文樹切惡猿猴之號，乃密賂黃幡綽，祈不言之。幡綽訊而進嘲^{〔一〕}曰：「可憐好箇劉文樹，^{〔二〕}髭鬚共頤頤別任。文樹面孔，不似瑚孫。瑚孫面孔，^{〔三〕}強似文樹。」上知其賂⁻⁹⁸⁻遺，大笑之。

〔一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五作「幡綽許而進嘲」。義長。

〔二〕原無「箇劉」二字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五補。

〔三〕原無「面孔」二字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五補。

29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，即李林甫舊宅也。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，製度彎曲，有却月之形，名曰「偃月堂」。^{〔四〕}木土秀麗精巧，當時莫儔也。林甫每欲破滅人家，即入此堂精思極慮，^{〔五〕}喜悅而出，其家必不存焉。^{〔六〕}及將敗，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，遍體被毛，毛如猪立，鋸牙鉤爪長三尺餘，^{〔七〕}以擊林甫，目如電光而怒視之。林甫連叱不動，遂命弧矢。毛人笑而跳入前堂，堂中青衣，遇而暴卒；經于厩中，善馬皆死。不累日而林甫卒。^{〔八〕}⁻⁹⁹⁻

〔四〕原無「偃」字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二補。

〔五〕「此堂」原作「月堂」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二改。

〔六〕原無「其家」二字，今據《唐代》本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二補。

〔七〕原無「長」字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二補。

〔八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二作「不累月而林甫敗」。

30 太真妃常因妬媚，有語侵上，上怒甚，召高力士以輜輶送其家。妃悔恨號泣，抽刀剪髮授力士，曰：「珠玉珍異，皆上所賜，不足充獻，

唯髮父母所生，可達妾意，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。」上得髮，揮涕憫然，遽命力士召歸。

31 天寶初，上游華清宮，有劉朝霞者，獻《駕幸溫泉賦》，〔一〕詞調倜儻，雜以俳諧，文多不載。今略其詞曰：若夫天寶二年，十月後兮臘月前，辦有司之供具，命駕幸于溫泉。天門乾開，露神仙之輻湊；鑾輿劃出，驅甲仗以駢闐。青一隊兮黃一隊，熊踏胸兮豹拏背；~~-100-~~朱一團兮綉一團，玉鏤珂兮金鏤鞍。〔二〕《述德》云：直攫得盤古髓，搯得女媧瓢，遮莫你古時千帝，豈如我今日三郎。其《自叙》云：別有窮奇躑躅，失路猖狂，骨懂雖短，〔三〕伎藝能長。夢裏幾回富貴，覺來依舊悽惶。今日是千年一遇，叩頭莫五角六張。帝覽而奇之，將加賀，〔四〕上命朝霞改去「五角六張」字。奏云：「臣草此賦時，有神助，自謂文不加點，筆不停綴，不願從天而改。」上顧曰：「真窮薄人也。」授以春官衛上左焉。〔五〕

〔一〕「駕」字原訛為「賀」字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〇改。

〔二〕「玉鏤珂」原作「玉鏤鈎」，今據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〇改。

〔三〕「骨懂」《八千卷》本作「骨懂」。

〔四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〇作「將加殊賞」。

〔五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〇作「授以宮衛佐而止焉」。~~-101-~~

附 錄

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上

《開元傳信記》一卷，右唐鄭綰記開元、天寶傳聞之事，故曰傳信。

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

《開元傳信記》一卷，唐吏部員外郎鄭綰撰，雜記開元、天寶時事。

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四八

《開元傳信記》一卷，抄本，唐鄭綰撰。

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四

《開元傳信記》一卷，宋刊本，唐吏部員外郎鄭綰撰。自序。-102-

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

開天傳信記一卷，唐鄭綮撰。綮字蘊武，滎陽人。登進士第，累官右散騎常侍，好以詩謠託諷，昭宗意其有所蘊蓄，擢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所謂「歇後鄭五作宰相，時事可知」者，即其人也。《舊唐書》本傳稱綮嘗歷監察、殿中、倉、戶二員外，金、刑、右司三郎。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，本傳顧未之及，或史文有所脫漏歟？書中皆記開元、天寶故事，凡三十二條。自序稱簿領之暇，搜求遺逸，期於必信，故以「傳信」爲名。其紀明皇戲游城南，王琚延過其家，謀誅韋氏一條，據《唐書·琚傳》，乃琚選補主簿，過謝太子，乘機進說，以除太平公主，並無先過琚家之事。司馬光作《通鑑》，亦不從是書，惟《新唐書》兼採之。然韋氏稱制時，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，安得復卜居韋杜？綮所記恐非事實，宜爲《通鑑》所不取。又如華陰見岳神、夢遊月宮、羅公遠隱形、葉法善符錄諸事，亦語涉神怪，未能盡出雅馴。然行世既久，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，故錄以備小說之一種焉。

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六

《開天傳信記》一卷，百川學海本。唐鄭綮撰。（綮字蘊武，滎陽人，登進士第。昭宗時，⁻¹⁰³⁻官至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）《四庫全書》著錄，《新唐志》雜史類、《崇文目》雜史類、《讀書志》雜史類、《書錄解題》雜史類、《通考》雜史類、《宋志》俱載之。是書乃其官郎時所自序，稱國朝故事，莫盛於開元、天寶之際，服膺簡策，管窺王業，參於閒聽，或有闕焉，承平之盛，不可殞墜，輒因簿領之暇，搜求遺逸，傳於必信，名曰《開天傳信記》。今觀其書，凡三十條，皆記開元、天寶間傳聞之事，間有失實。又如華陰岳神、夢遊月宮及盧

公遠、葉法善諸事，尤不足以傳信。以文士久相引用，今亦不得而廢之焉。《說郛》、《歷代小史》、《學津討原》均收入之。

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八

嘉錫案：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卷五雜史類云：「《開天傳信記》一卷，唐吏部員外郎鄭繁撰，雜記開元、天寶時事。」勞格《唐郎官石柱題名考》卷四，據以補入「吏外」。-104-